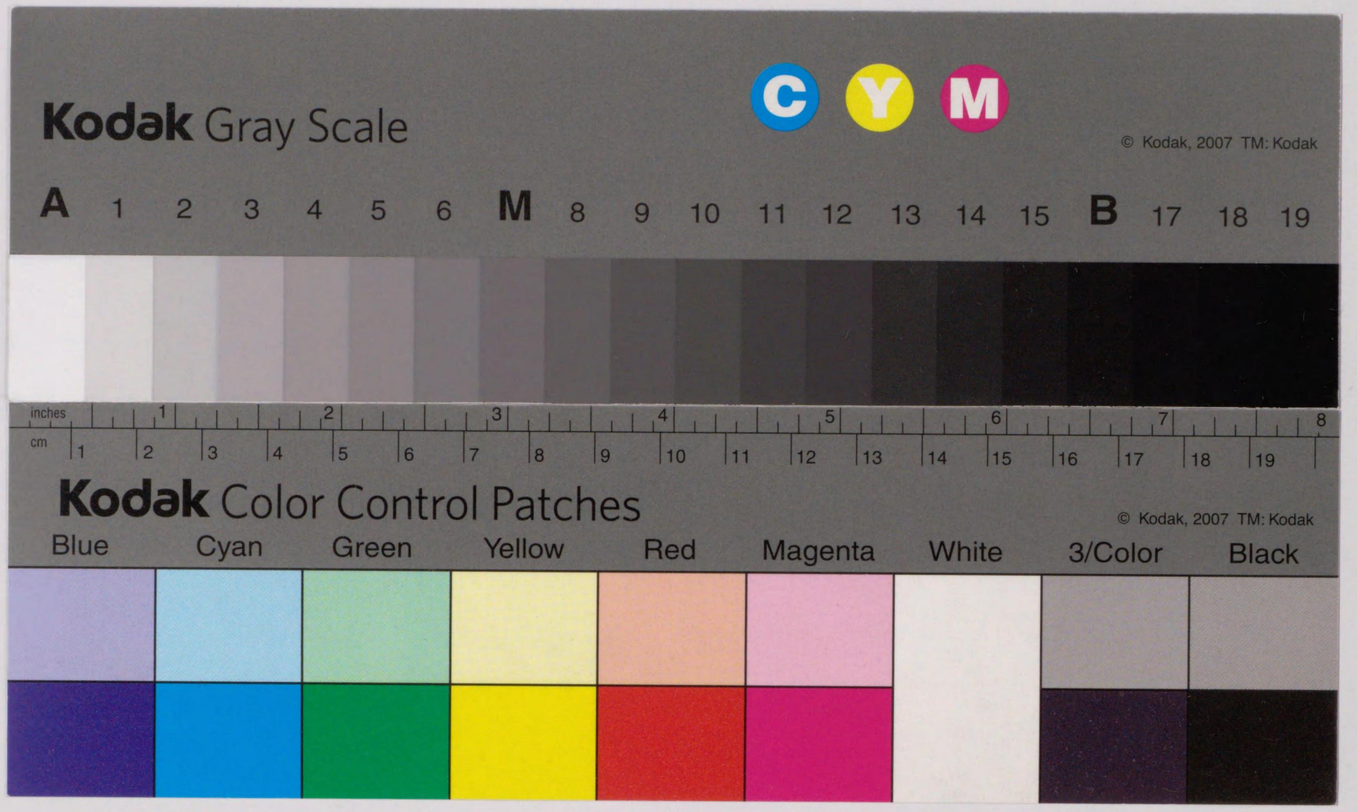

155 80
中大人

中大人論叢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客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

金澤文庫

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
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
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
群鄧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
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
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
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
之敕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
至鄴陳群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
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慽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朝夕侍從陛下龍興歆先朝今
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歆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位華歆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其
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干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祚而稽留不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
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
后尚德之世是以知免防風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
氏之誅帝悅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
中二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
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遥謂太
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召我我當不至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
貞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

日報 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咸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云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頭詣淮上表留妻淮不從淚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泣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哀哥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不悅後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 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鄀據渭水南原治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憍軍遠征糧運艱澁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
辛毗脅鯁之臣帝乃使毗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
洛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
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衛為太常內知
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
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
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

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
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覆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
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

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東
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
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
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
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
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
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
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考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
濟臨斬顏色不異

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
小事不讀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細務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
淵司徒第二子無譽謂風
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起曰可得同不可得同雜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眞
又爲拜與陳本毋前飲寒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髦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
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
封鄄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群臣迎之即皇
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
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鄉
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太
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
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南闕下髦自用劒
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
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
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
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
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

宦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
是可忍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劒升輦
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
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
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 魏志曰泰字玄伯
司空群之子也 何
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
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
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
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
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
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天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
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
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
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
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淚問陳泰曰何以居
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當並迹古人垂美

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
自明也昭曰公閒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
曰意唯有進於此耳歛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
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
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逸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嘿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前也案其顗清雅性不阿諂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言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晉諸公贊曰靚入洛以父誕爲世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閒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猛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不
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世祖
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
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
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臏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子之屬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踈親踈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
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
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來問楊右衞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客不坐便去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
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旣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

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曹嘉之晉記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始也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短箸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靖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温縣牧向雄送御牛不充呈郡輒隨此送洛值天大熱縣領牛多斃死臺法甚重太守是奮召雄與仗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溷禮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之道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群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

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設宰會召若旗齊王冏名曰旗字

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

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晉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旗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郎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衞尉卿尚書問陸士衡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書曰

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
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
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
兒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
獵見一獐舉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復起充逐之不
覺遠忽見一府舍明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里門如府人即有人提饌新衣迎之充箸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少府曰近得尊府君書寫君索小女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兒父
遂便歡歎無辭崔即手教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
歸矣女有娠相生男当
充至婦已下車五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
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淚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
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
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
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氷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
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
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
詩曰煌煌靈芝質光曜何猗猗華豔當顯時嘉異表
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曜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
無施不悟陰陽運捨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
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
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
是鬼媚僉遥睡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波父兒逆就充
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
市賣椀高廬其價不貲有識者僉有一老婢欲速售冀
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人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
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覩痛之贈一
金椀著棺中今視卿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姨曰
我舅生三月未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守
溫休溫休益幽婿也其非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

數邪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躰爲魏司空冠蓋相繼至今也議者疑二陸憂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二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跡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寧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數庾曰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宣子則社移矣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祖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冝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慧榮陽人少孤失嫁田氏夫亡依舅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嫡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採撫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調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連騎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都當世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遺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睎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刀亡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刀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為人所殺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刀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刀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

興齊名那與佽人刀協有情逕便出

王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敦有異志逡巡踈外及敦稱舍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箸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箸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驃騎郎箸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覬別傳曰王敦計劉隗時溫太眞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紂群賊並起乃奔豫章而疾其宿名猶陵侮敦伏勇

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
伺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揣馬
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搞荆州文武二十人積
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來平子手引
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
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眞所說溫嶠嶠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更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

虧溫司馬皆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
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
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赫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苟閒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仁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涕舊六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咸其恩義咸共崇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敦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還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以不衍之佰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不衍之佰狄田千井也微子吾喪伯成矣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群宇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群有智局往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郗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于路弟子懼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予路彈劒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諜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猶據石頭潰峻碩逃追斬之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愾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平陶侃欲將坦上用
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
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 孔愉人初辟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
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
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
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
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
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
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
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
曰頤字仲
眞汝南西平人少以學
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
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荆州左遷侃廣州侃
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令侃將莊廣州過敦
敦陳兵欲害侃敦諮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
陶非頤也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
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
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悅而去王

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漢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録尚書事楊州刺史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出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汪碁品曰虨與王恬等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迴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
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 中興書曰温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鬬戰者以温爲將也 桓甚有恨容 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晉元帝明帝庾亮也 高逸沙門傳曰 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盧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 坦之已見 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俊王虨之別傳曰虨之從伯導謂虨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否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綽集載誄文曰容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畢既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亮門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中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女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訟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之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郭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索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 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 子野桓伊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一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三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顥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一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羅府君別傳曰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墳故爲桂陽人含太守彤曾孫榮陽海鹽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州上立芋灰伐木爲庶子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省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撰
韓康伯病杜杖前庭消搖 韓伯已見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 王坦之王述並已見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

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王氏譜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冊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律以詠八風南風不競音微故曰不競也 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 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祜中書侍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魏作所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作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榜上題之此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奄奄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照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

月以知魏德之不長安
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虨數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虨數江敱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敱字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散歷仕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
騎諮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宋書曰敱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子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爲顧命入爲遺詔
爽爲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未亡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云祖
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云姑云姊伉儷二宮
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 張玄已見建武王帥也晉安帝紀曰帥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 范甯已見
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譆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藍即甯妹也生帥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 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弟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共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爲其坎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同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妻以諮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不孝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妻美康兄嘉又逼之安不堪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義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絜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失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燋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燋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七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檻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按劾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 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言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惜息墳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祇證惜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惜名重收將害之惜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惜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擿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迥出牛背上 王夷甫嗑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安南人代劉準爲鎮東將軍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棊馥司馬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鬬將故耳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積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反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懵多知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不吾角巾徑還烏衣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綏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爲知人机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納別傳曰納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納投石勒納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納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儻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字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懌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迴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太尉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隄淳敷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宛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掾庾亮啓參佐名褒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

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甚盛既得佳設日晏漸聲不復存又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監陽平太守曼積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競送曰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宮僚屬名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襲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寸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

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吳人且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見虜虽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虽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高祖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棄陳携三弟奔溫嶠溫嶠亂兵相剥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哥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陵武王豁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敕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伴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蕃共詣宣武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頤大司馬桓溫辟爲鳳雛系乘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蕃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溫曰希之諷免希官遂牽于暨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蕃不自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超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跡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郗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帳一作帷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主義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木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鄙世意也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
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干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選其曠遠乃趣解

兵

教朱問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淬多學其詠甚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部伍入失色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

舉目徧歷温左右儁士譙温曰安聞諸侍有道寧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頃盡命郗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

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起得龍桓温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陳曰道爲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弟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恚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扶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住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著

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瑒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音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小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輜重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葦牛馬驢騾駝十萬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举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常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覓近境堅別目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甚此處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蕃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譴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相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賀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拓温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虛危至南斗滅泰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說天子世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柘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柘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尤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枝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斑賦諸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尤城爲之廢市

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丈甚可觀便於手中割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卒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小字也中興

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

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

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

大應對之而盛進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

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

恨吾老矣不見君貴當以子孫相累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

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天下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接

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固問然後子將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賒無日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子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而合虛譽誠所謂利只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正始尚玄虛鄧颺好交通合黨譽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

求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中記

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士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弭役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名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蠭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

夷甫亦歎云公閒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諸王階禍狡虜欻起皆如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歎濤暗暗類也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喜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與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滔王夷甫言東海王越將爲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鑿齒曰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曰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勒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求嘉初豪桀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削督桑敗其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天下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節黎晉紀曰勒不知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葛武王伐紂封其後於杞今君能立六國後君之事皆可成矣令銷印儒食吐哺罵豎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玠字叔寶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寶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聽令與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薇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中興書曰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晉諸公贊曰王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道明在公坐指冠冕謂曰君當復著此 語林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士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公贊曰王玄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羲典軍校尉父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祿祿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武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嵩厄必與憨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嫂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韻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彼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悅慨與淚俱下敦慙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欲拜何跪之有敦曰腳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比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遣軍逆之舍父子

赴水死昔鄱寄賣友見譏況
販兄弟以求安寄非久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
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
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
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
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
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
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
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
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
遍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

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
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還即答四
坐嗟嘆嘉善酬暢愈多不
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
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長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也圖畫窮巧丹青此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月陽墓所省殷揚州絕
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桓溫辟
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 園客爰之小字也庾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從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朝廷慮其不從命遂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陳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睦終高讓承相未薨欲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徐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巳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携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爲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晉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及遣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于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豈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傳亮兄弟也傳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録曰亮字季友迪第也歷尚書令左光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江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肓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桐溫在荆州取爲從事一歲至台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傳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卞壼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勗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殖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常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常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採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同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風清峻貌有重名天下慕之

稱曰潁川李府君顒顒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高絜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兇奏無不及卒海内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士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奇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閭劭高名召劭曹時表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也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博之風 伐惡退不有范孟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外甚聽察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世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鷦鷯之網所能羅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何戎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顏已見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吏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
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国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
譽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
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
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徙長樂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
元公配
食宗
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
社稷之中末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汪廙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玄會晛濤
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
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

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何必減郭太業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名淳深淵默人莫見其
際而囂然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參平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
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給式亮忱也
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

新書曰阮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闔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已知人多此類稱家郭泰友人宋子俊

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官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太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爲人外剛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傳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宜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葬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憑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未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邾婁晉紀曰王

湛字處沖太原人憲德人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甚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駿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駿然力薄不堪苦近見嵇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嵇郵馬穀食數日與湛試之長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門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晉陽秋曰濟有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調見湛歎服其德宇
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舒有餘湛聞之曰
卻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
城人幼孤爲外氏寗家所養寗氏起宅捆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
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冨純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
舒堪八百戶長我頹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
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箸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
後值明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
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
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宰人之領
神累遷侍
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
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拾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
歸命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
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
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
不匱仕
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
鵠之襄回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

士詢于劒莽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救今條
列名狀還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屬宇士秀下邳人
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
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
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
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
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
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
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鴻字威伯吳郡人稟性
堅明志行清朗居磻溪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
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
之弟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環偉口
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賦詩時人以爲
頌託揚烏之嘷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俊常
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君以洪筆
爲組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
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琛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色

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義讓爲帷幔行仁義爲
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
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瑕劉粹字純瑕宏字終瑕漠字沖瑕
是親兄弟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安歷秘書
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卿
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

播字友弊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
王所害 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脩外孫及脩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慎字曼 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覩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論
見廣奇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
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起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如可作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晉陽
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
甫北祿大夫裴叔則能倩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吾等
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 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黃門郎爲太
傳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
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
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好人倫情無所係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偕陌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伏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酒以博學爲名裴邈疆云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潘大才邈清才也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踈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派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戎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戎字萬子萍太尉掾年十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弋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汪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

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庚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歆爲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汝郡人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開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去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以開豫周旋燕誨也穆歷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陳留太守戴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于祿求榮永嘉中洛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直舉有致度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陋中有二鵰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鵰蒼者胡狄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外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儋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 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温元甫 晉諸公贊曰温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

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畴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畴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畴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泣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雋元甫

之清中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 王氏譜曰蒙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 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此一作
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積然獨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研司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琨稱逖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贈車騎將軍

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攸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士常慷慨以中原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毋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滅寇故耳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作雅人自多於遼王舒已見王遼別傳曰遼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遼並敦厚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閒庾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踈無知

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佚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逆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求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佚周曰可謂卓朗柏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丁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但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嘗復絕倒矣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名曰

澄弟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往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嚴嚴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弄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拒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廢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驚痾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嚴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校三氏譜義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非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元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嚞典軍校尉淮元寔未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爲軍咨議祭酒府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矣位望絕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來此是君坐何元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之子明穆皇后之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浦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群英紛紛俊乂交遝名譽久蘊王丞相以驺述獨蔑然曾不莫羨由

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讀誦賛之
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
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伸皆得美名論者以謂喬悉有台輔之望文康

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王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舍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耶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褚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良久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之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宰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冬有用也）

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杜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

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
怡容無韻非盛德之風可樂也詠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彦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遐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徐廣晉紀曰述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郭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日義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郭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郭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蚤已頓寫而見郭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虨字道群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迥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沉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郭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理談論精微長於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親不脩小絜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遣上歎林公器朗神儁 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踈 劉尹別傳曰淡既令望姻姬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肖中無

宿物 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彭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彭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 苦謂窮人以辭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

彭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 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案詢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詢出都迎姊於路武詩續晉陽並已見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土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祖弼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虜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蔡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云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視貿清舉之風

蜀洛之勲擅彊西陝浩素有盛名時論比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虜氏嵩故徵居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虜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之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桓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宜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恩不豫人事況今日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論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神易挺達昭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嶠時在牀蓐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蓋也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方軍長史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鄉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疊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衆曜鄉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

聽王又曰自是鉢盂後王何人也 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疾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盂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 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邈黃門郎 摠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 東類泰書曰釋道安爲慕容俊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仍分僧衆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 王領軍供養之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土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名德沙門題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法汰汰校德無忤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五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爲恢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郎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迴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一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

産琅邪人僕射虔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嗜之字脩載琅

邪人荆州刺史廙弟三子歷中書郎郡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博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枝謝尚年長於悛神

穎凤彰而曰比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録焉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群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彪及弟淳從灌灌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携幼稚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甚因苦諫焉案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温克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謝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傲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朗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高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玅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丈學簇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轉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汀又作打

謝胡兒作箸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進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語堪是何似人咨謝

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乆壻 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如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我戴王侯中外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栖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日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

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繼日

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乆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子恭素謙遲有儒者之風歷吏

部尚書世目表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表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騭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大傅曰此家重之況眞長乎 評曰後鎮西大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能已已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 王謝不通事別見 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菰故自未易有 校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菰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得身正自調暢 續晉陽秋曰安引雅有器識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貢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寧王忱並已見 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業索寞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 天錫已見 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箸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語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朗悅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袟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用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開恭乃於三坐眞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屬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灌灌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直元烈悅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寸不多巾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先後蔡伯喈績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皮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
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瑞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
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
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禮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元之儁古之八卓出之名也逃信士緯曰陳仲舉勝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

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蜀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任至鬱林太守自知止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
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抜自貧賤不苟競濟答曰子昭抜自貧賤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宁潔然觀其
休劉曄難曰子將褒貶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抜樊子昭而抑許文
挿齒牙樹頰頷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治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 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辟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 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毀用之後有得失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以其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聞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嘗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欲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之號立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荀或方陳群典略曰或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顗方陳泰 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或之子踧禮立德

思義温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禄大夫晉受禪封臨
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
德望清重留心
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
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
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録曰綽字仲舒楷弟也
璸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璸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玄
顗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
顗樂廣友善遣見之顗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
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彦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彦爽朗有遠意髦字士
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晉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蔡亭人祖安長父魁魏洛陽令納歷司隸
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彦輔我所敬
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
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
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歧嶷
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
子祭酒洛陽將
沒爲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沖荀綽兖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
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學有

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涖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節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以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後不以爲儉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

優於滿奮郝隆

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楊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爲衆軍王遠所殺

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盡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也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此南陽樂廣

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第二處仲弟三敬以澄爲天下上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弟三敬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敬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傲很豈憚於周顗乎此言不然也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三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汗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騭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使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騭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騭曰孔愉有公才而

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
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禄大夫
晉陽秋曰孔嶷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
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居當爲大郡而不
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
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兼之者其在鄉乎騭未達而喪 虞光禄傳曰騭未
澄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鄉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 鄧粲晉紀曰伯
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鄉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國 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
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彊公乃止 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巇 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嶷然不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壑自謂過之 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
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
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
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有勝情遠慕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伍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宋韓

牽顗比 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安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爲同志所推

宋韓

宋韓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韓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未詳

宋韓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按諸書皆以謝鯤此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 王述伯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按太尉劉寶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儉亦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志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遽謝故邪）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雜以此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晉陽秋曰充所暱庸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丈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嗣端純素無執無競簡曠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

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矣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悌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昌之佞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昌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昌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詔已憂怠不知所爲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非禍亂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並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涉涉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鄉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又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尅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太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郄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桓素輕浩引韓浩爲揚州欲以抗桓之憚也

人問撫軍郄浩談音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遠歷侍中廷尉卿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嚴中興書曰嚴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嚴有三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言奉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

劉冊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清儁虎弈弈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

曰亦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實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

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蒙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仲文西陽卽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使君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嘗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慶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樂云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旣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頓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和北中郎鄴壘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回還南遂自潰亂很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潔悔邪

世目劵中軍忠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卞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俾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惇字文時

彭城人劉氏譜曰惇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惇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在私門之時名乃安石雖居藩任安稱居萬土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窗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故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講吾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悟悟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士傳曰散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 中興書曰孫純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

濶於林道 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王胡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有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績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孫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語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益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愛欽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文勑述次子少知名尚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相逼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

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

李志晉百官名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徧洛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貿曹淳慤則天下無斁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董爾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自足沒林公素卑楗人

初無論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藏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簡有德秀咸戎俗朗達有雋才于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哥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獻子重多說俗事（汪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羲之書勝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及父獻之答曰殊不爾論卿書不逮獻之羲之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何如獻之之答曰殊不爾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詔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悛文也）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比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子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未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裹褐不完入門坐首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與語不肯為吏涇出後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涇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子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賃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官不慕高爵常託疾避官喪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袁侍中諱猷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字仕黃門侍郎初為侍中義熙之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閑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殆不及韓故殆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暢也條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訖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弟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弟七叔獻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楩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楩梨橘柚

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相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弟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相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而任之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人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而任之何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則今何以知其不肖而任賢而理任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然則今亦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任竪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問上曰今治邪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惟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出三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 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躬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玡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孟孟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三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善發徐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之至洛宜善發其理輅曰若九事比王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通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舍筮賛之曰可謂

要言不煩也因謂轝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蔓
青蠅數十來集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轝曰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其桑椹則懷其好音況轝心
迺草木注情葵藿傾葉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重華宣慈惠和仁若我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
旦勤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信重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主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伍峻者顛輕豪者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信重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主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伍峻者顛輕豪者必至之分也大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盛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丈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又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晏曰如斯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不

吐誠令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遐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妾浮泚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益因轝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

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紿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蚤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相高平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千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時郭氏憚之夷甫厭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阿堵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資得富貴資則止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儳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澄父又第二娶潁川荀氏女生凱凱父又第三娶太原郭氏女生綏綏母即夷甫妻也平子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淩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至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傾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撾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

山迎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旣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佗言臨還鎭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事王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舍謂其妻曰男兒不建勳尾不復歸台於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哉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任消如此哉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云後右軍爲論議更剋孔嚴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

未仕高卧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

曰眠有餘寸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因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商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入年封俗鄱陽男食邑茲部即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親觀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秋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鄱陽郡左俠彭澤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瞰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

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

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本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

桓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甚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彭仲堪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恍諸侯國寶婦父也惡而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騎又爭之會稽王昵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歟歟曾不

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土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常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成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

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辭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教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盃酪魏武嗳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嗳曰公教人嗳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録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水求尸曰父在此爪當沈旬有七日爪隅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黃絹色絲也外孫女子也虀受辛也合成辭也魏武即以離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